

五 杂 侃

翻开泛黄的史册,那些被朱砂批注的日期总在提醒我们:庆贺传统早已深植华夏文明的血脉。不同于现代国家诞辰的纪念,古代的“国庆”更像是一幅流动民俗画卷,将帝王庆典、农事节气与民间信仰编织成独特的文化经纬。

从《周礼》记载的“大蜡八”祭祀,到汉代确立的皇帝寿辰庆典,这些特殊日子既是权力秩序的展演舞台,也是百姓共享的欢腾时刻。当新帝登基、五谷丰登或祥瑞显现时,官民同庆的盛况往往持续数日,太常寺的钟鼓与市井的喧闹交织成最生动的社会图景。这种根植于天人感应观念的庆祝仪式,既彰显着普天同庆的政治理念,也承载着人们对风调雨顺的朴素祈愿,在千年时光中沉淀为民族记忆的鎏金底色。

汉代以降,帝王生日逐渐演变为制度化的国庆庆典。据《汉书》记载,汉武帝首创“寿筵”先例,将诞辰与祭天仪

心 远 居

千姿凝白露,傲骨韵独长。临霜舒蕊蕊,抱香谢苍凉。影瘦秋容寂,枝寒晚节香。非羨春光好,独立占重阳。菊花,以其凌霄傲雪、幽贞隐逸的风骨,成为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符号,自古便是文人墨客抒怀咏志的灵物。她与深秋偕行,开得清癯,开得倔强,开得无数诗人为之倾墨。诗见性情。每一首古诗,都是诗人饱蘸心血写下的情感独白,或悲叹民生疾苦,或倾诉相思离情,或吐露理想抱负。陶渊明笔下的菊花,便带着隐者之风。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(《饮酒·其五》)。五柳先生眼中的菊,是出世悟道的媒介。东篱秋菊与远山暮霭相融,心共云鹤徜徉,成就了中国

菜 根 谭

镜子是现在很普遍的生活用具。一块平滑的玻璃反面涂一层水银,就是镜子。镜子古时候叫“鉴”。把一块铜板磨平滑得光亮照人,就是铜镜,就叫鉴。唐太宗有一段名言,第一句是“以铜为鉴,可以整衣冠”。说是整衣冠,其实是说照人,主要是照脸,照眉毛是否细黑,照嘴唇是否红润,照双腮是否白嫩,于是有了“画眉描红”和“涂脂抹粉”的词语。照镜子,照多了,想通了,也是做人。做人有学问,照镜子也有学问。镜子照人。有人爱照镜子,有人怕照镜子。怕照镜子的人有三类。一是开始衰老的人。唐诗人李商隐在《无题》中有诗句:“晓镜但愁云鬓改,夜吟应觉月光寒。”诗人怕镜中的自己又添几根白发,又添一道皱纹。二是久病未愈的人。他们怕镜中的自己形容枯槁,不成人样,吓坏了自己,还是等康复之后再照镜子吧。第三是自知面目不佳,又不情愿承认自己难看,也就学掩耳盗铃,只要自己不照镜子,别人就难觉得自己长相有什么不妥之处了。脸是自己的,怕照是没有用的,云鬓改了,形容枯槁了,或面目不佳,照镜子才知衰老程度,才知病的厉害,才知丑陋何在。学会照镜子,你就学会了承认自己的不足,承认自己的欠缺,承认自己的过错,进而面对现实。这样地说,照镜子就是知错,知自己的错。再说爱照镜子的人。爱照镜子的人是些什么人?是自认为长相不错,走在人前感觉良好的

古代也有国庆节

□ 钟 芳

式结合,未央宫前彻夜不熄的灯火与四方进献的奇珍异宝,构成最早的皇家庆生图景。至唐玄宗时期,千秋节庆典已形成固定范式:八月五日这天,长安城内外遍设彩楼,太常寺编钟与羯鼓齐鸣,百官需献上铜镜等象征明德的贺礼,民间则自发形成“卖镜市”的独特风俗。宋代更将这种庆祝推向极致,皇帝生辰被定为“圣节”,全国官员休假三日,汴梁城的勾栏瓦舍上演着《千秋万岁》等应景剧目,御街两侧的茶肆酒家免费供应椒白酒,连牢狱中的囚犯也能获得短暂宽赦。这些庆典绝非简单的个人崇拜,而是通过“君权神授”的仪式展演强化统治合法性——当万民同庆的盛况通过《清明上河图》般的市井画卷传播时,王朝的威严与繁荣便得以具象化传递。值得注意的是,古代国庆往往与农事节气巧妙重合,如宋代长春节恰逢春耕伊始,既彰显“天子与民同乐”的仁政理念,又暗合“春祈秋报”的农耕文明基因。

当宫廷的钟鼓声渐次停歇,市井的喧闹便成为国庆庆典最生动的注脚。在唐代的千秋节,长安西市会临时搭建起“镜市”,百姓们争相购买特制的千秋镜,镜背篆刻的蟠龙纹样与长命百岁的铭文,承载着最朴素的祝福。宋代汴梁的圣节庆典中,御街两侧的茶肆会免费供应特制的长生酒,这种用椒柏浸泡的琥珀色液体,混合着药香与酒香,成为连接官民味觉记忆的纽带。更令人称奇的是,苏州一带至今保留着“轧神仙”的古老习俗,相传这是南宋时期为庆祝皇帝康复演变而来的民间庙会,人们摩肩接踵地穿过石桥,只为沾染些“仙气”——这种将皇家庆典转化为民俗信仰的智慧,恰如流水般将宫廷仪式的威严,转化为市井生活的欢娱。明清时期的国庆庆典中,民间艺人的表演成为最鲜活的记忆载体:北京天桥的杂耍艺人会临时组成庆贺班,表演《八仙庆寿》等应景剧目;南京夫子庙

的灯匠则制作出万寿无疆的走马灯,烛光映照下旋转的剪纸人物,让皇家的庆典化作百姓指尖的温度。这些散落在典籍缝隙中的市井片段,如同拼图般还原出古代国庆的全貌——当太常寺的雅乐与街巷的叫卖声共鸣时,权力与民间便达成了最微妙的平衡。

从汉代寿筵的青铜礼器到宋代圣节的椒柏酒香,古代国庆庆典如同一条流淌的文化长河,将帝王威仪与市井烟火熔铸成独特的文明记忆。这些穿越千年的庆祝仪式,既是君权神授的政治展演,更是农耕文明春祈秋报的精神寄托。当我们在博物馆凝视千秋镜的蟠龙纹样,或是在苏州石桥上体验“轧神仙”的古老习俗时,触摸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温度,更是中华文明礼乐相和的深层智慧。今天,当现代国庆庆典的礼花照亮夜空,那些沉淀在典籍中的鎏金底色依然提醒我们:真正的庆典永远扎根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,这是跨越时空的永恒共鸣。

古诗词里的菊花

□ 刘明礼

874年,京兆府试前十名皆为权贵子弟,寒门晋升之路断绝。加之连年灾荒,百姓“冻无衣,饥无食”,民间早有“金色虾蟆争努眼,翻却曹州天下反”的反诗流传。出身曹州盐商的黄巢,因“工商不得入仕”的制度歧视,三次应试进士均落第。他目睹长安权贵剥削百姓的现实,积压的阶层愤怒在诗中爆发:“待到秋来九月八,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,满城尽带黄金甲”(《不第后赋菊》)。他以金甲喻菊瓣,以杀百花喻改换乾坤,将菊花的桀骜升华为革命者的旌旗。

诗亦寄情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词,情感真挚细腻,深沉婉转含蓄,善于将内心深处的情感毫无保留地倾注

于词中,无论是爱情的甜蜜与苦涩,还是身世的飘零与哀愁,都刻画得入木三分。她以柔笔淬炼菊魂:“东篱把酒黄昏后,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消魂,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”(《醉花阴》)。菊香浸袖,人菊相怜。西风卷帘处,菊之清瘦与人之相思交织,通过对比人与菊花,表达了自己的愁绪和对生活的感慨,写尽千古离愁之极致。

唐人元稹笔下的《菊花》,则以简短的笔墨,将菊之品性推到了极致:“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”。在百花丛中,菊非争艳之辈,而是守节之士。百花凋零之日,她独撑秋色,以寂寥成就伟大……这,不正是中国士人“时穷节乃见”的精神写照?!

学会照镜子

□ 顾光耀

知道自己近日油腻美食吃得过多的错。隔了几天,又大口吃肉,大杯喝酒,这是知错不改。照镜子看到白发又添许多,知道自己近来常为一些不如意事生气的错,心情平和不久,又为一桩小事大发雷霆,这又是知错不改。我们的错太多,知错不改也太多。有错不改,小错会成大错,大错会成为灾祸或犯罪。爱占小便宜,知错不改,没权的可能会成为窃贼,有权的可能会成为贪官。爱说假话不改,没权的可能成为街头骗子,有权的可能成为政治骗子。“猪八戒照镜子——里外不是人”是一句歇后语。猪八戒照镜子,发觉自己不是人,知错了,就是难改猪性,贪吃、贪玩、贪色,常想着取经小组散伙,好回高老庄雄霸一方。如果不是唐僧严格要求,如果不是孙悟空一路监督,猪八戒何时能改?又如何得到西天见佛?知错要改错。知错的人不少,改错的人很少。为什么?因为知错容易改错难,因为改了又犯,犯了再改,再改再犯。共产党人提倡“自我批评,相互监督”。“自我批评”就是照镜子,知自己的错。“相互监督”就是让知错者改错,不再犯错。儒家讲“一日三省吾身”和“不二过”。“一日三省吾身”是照镜子,一天三次找自己的错。“不二过”是找到错后,立即改错,不再犯第二次同样的错。佛家讲“忏悔”。“忏悔”是照镜子,“忏悔”也是改错。真正的忏悔不是在佛前磕头说自己的过错,而是痛下决心改错,不再犯错。忏悔了,又

再犯错,等于没忏悔,是假忏悔。假忏悔,欺骗的不是佛,欺骗的是自己。我不怕照镜子,也不爱照镜子。现在我想照镜子,也看不清自己了,但我知道自己虽不算丑陋,但绝对不算俊美。我少照了镜子,自己的过错也就少了发现,多了自以为是,自以为是一个好人。好在我又有了镜子,那就是经典。听读经典,就是照镜子。照这样的镜子,我找到了自己太多的错。我贪名,总想出名做一个什么人物。我忍让不够,总时常觉得社会对我不公。我少慈悲心,伤害过太多的动物,尤其是小动物。我自以为不说假话,写过的文章常用表面事实掩盖内在的事实。事实并非都是美丽的花。有古典小说叫《镜花缘》。为什么叫《镜花缘》呢?道理很简单,理解了俗语“镜中花”,也就理解了《镜花缘》。镜中花不是真花,真花在自己手中。看镜中花,要看透,不要被表面的美丽迷惑。镜中花有真美,也有假美。《红楼梦》中跛足道人拿了一面镜子给病的贾瑞,要贾瑞只能看正面,不能看反面。正面是真,反面是假。贾瑞看了正面,正面是自己的头骨。他不喜欢,忍不住去看反面。反面是他日夜痴想的凤姐人像。镜中的凤姐是一朵花,一朵假花。贾瑞被迷惑,因此丢了自己一条性命。跛足道人送给贾瑞的镜子叫“风月宝鉴”,“宝”在何处?宝在能鉴别真假。贾瑞不识宝,把真当假,把假当真,镜子再好也无济于事。

《里仁第四》第九章(下)

□ 梦秋

兰若论语 讲堂

朱子说:“心欲求道,而以口体之奉不若人为耻,其识趣之卑陋甚矣。”衣食是最平常的生活用品了,假使对衣食都产生虚荣,要吃给别人看穿给别人看,这个见识和趣味就太卑陋啦!

秦朝宰相李斯,他辅佐秦始皇统一中国,统一文字,颁布郡县制,加强中央集权,没费吹灰之力,可谓能力了得。据《史记》记载,他年轻时在家乡做一个小官,他在官吏宿舍的厕所中,发现厕所里的老鼠吃的都是脏东西,“近人犬,数惊恐之”,若有人或狗走近,还被吓得惊恐逃跑;而公家粮仓里的老鼠吃着仓库里的粮食,住在大房子里,也不见人犬之忧,于是李斯说“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,在所自处耳!”意思是一个人贤德或不贤德,就跟老鼠那样,看他处在什么环境罢了!他还曾说,“诟莫大于卑贱,而悲莫甚于穷困”,他太在意富贵贫穷,最终他的悲剧,就在于他为衣食之养而急于用世,被赵高看透威逼利诱,不得不参与政变阴谋。在秦始皇死后,赵高找他商议要伪造遗诏,迫令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,立胡亥为二世皇帝。最初赵高说服李斯时,李斯还言之凿凿说:“晋献公更换太子,晋国三代不得安宁;齐桓公兄弟争位,哥哥公子纠被杀;商纣王杀死比干,城都夷为废墟。这事都违背天命,我李斯怎么能参与这种阴谋呢?”赵高就问他说,您和蒙恬相比,谁更有本事?谁功劳更高?天下百姓更拥戴谁?与长子扶苏的关系谁更好?李斯说:“蒙恬。”赵高说,他在秦官管事二十多年,还未曾见过被罢免的丞相功臣有封爵能传给下一代的,结果都是以被杀而告终。扶苏即位之后一定要用蒙恬担任宰相,您最终也别想怀着通侯之印告老还乡了。是因为不愿放弃富贵,李斯也被赵高说服,上了贼船。后来他又为赵高所猜忌,被腰斩于闹市,诛了三族。心中缺乏真正信仰,缺乏“求道求仁”的理想,只是贪图享受、渴望锦衣玉食的人,终会在不断升级的享受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不顾廉耻,卑躬屈膝地去钻营。程树德先生在《论语集释》上说:自来脏污盗窃盗凶大憨(duì)其最初原因亦不过耻恶衣恶食,王沂公一生勋业皆自其“不在温饱”一言发之也。这是举了一个正面的例子,王沂公是北宋名相王文正公,曾连中三元,中山刘子仪,时为学士,开玩笑地说他:“状元试三场,一生吃着不尽矣。”公正色曰:“曾平生志不在温饱。”他连听到别人说他“一生吃穿不尽”都让他感到羞耻。子贡曾问孔子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士?孔子第一个词说的就是“行己有耻”,“有耻”,就是他对自己有要求,心中一定有所遵循、秉持的道德仁义。一个士说是志于道,却要讲究吃喝穿戴,这是应该感到羞耻的,可他不仅不以此为耻,反以恶衣恶食为耻,这就太颠倒了。吕枏(nán)在《四书因问》上说:“季氏八佾舞于庭,三家者以雍彻,犯分不顾,皆是耻恶衣恶食一念上起。此处最要见得,则能守得。”

钱穆先生说:“孔子之教,在使学者由明道而行道,不在使学者求仕而得仕。若学者由此得仕,亦将藉仕以行道,非为谋个人生活之安富尊荣而求仕。故求学于孔子之门者,孔子必先教其志于道,即是

以道存心。苟如此,而其人仍以一己之恶衣恶食为耻,孔子曰:‘是亦未足与议矣。’盖道关系天下后世之公,衣食则属一人之私,其人不能忘情于一己衣食之美恶,岂能为天下后世作大公之计而努力以赴之?此等人,心不干净,留有许多齷齪渣滓。纵有志,亦是虚志。道不虚行,故未足与议。”最后钱穆先生又叮嘱说:“有志之士,于此章极当深玩,勿以其言浅而忽之。”

孔子说:过我们而不入我室,只有一种人我不与之交流,我不遗憾,就是乡愿,是德之贼。万章问孟子说:“一乡的人都说他是老好人,为什么孔子说他是偷道德的贼呢?”孟子说:“这种人‘非之无举也,刺之无刺也’,你要说他有什么不对,又举不出例证来;你要指责他却又好像无可指责。他只是同流合污,合乎污世,居之似忠信,为人好像忠诚,行之似廉洁,众皆悦之,他自己也自以为是,以为不错,但实际上,他的所作所为却并不合于道,所以是‘德之贼’”。孔子说:厌恶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。厌恶杂草,怕的是它搞乱禾苗;厌恶花言巧语,怕的是它搞乱正义;厌恶夸夸其谈,怕的是它搞乱信实;厌恶郑国的乐曲,怕的是它搞乱雅乐;厌恶紫色,怕的是它搞乱红色;厌恶好好先生,怕的是他搞乱道德。君子反经而已矣(君子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让一切回到正道罢了)。”乡愿,就是在德行上似是而非,看似人好,实际上没有一点道德原则,而“志于道,而耻恶衣恶食者”,是他连在志向上都似是而非,口说志于道,实则贪图享受,所以孔子说“未足以议也”。徐英说:世俗所谓的“功名之士”“有志之士”,“且不耻衣食之恶,而况志于道者乎?志于道而耻衣食之恶,斯率天下而为伪者也。”这个说得厉害了!明明是在意衣食之养的人,却还声称自己是志于道的士,这就是率天下而为伪者。这样的人即便当官也会假公济私,表面上弘道济民,实则只为吃山珍、穿华服,这样的人又如何能和他讨论仁道、为人民服务呢?《论语注疏》曰:士者,人之有士行者也。耻恶衣恶食者,非诚心于道者也,这个志就是假的。

子贡曾问孔子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士?孔子说:“行己有耻,使于四方,不辱君命,可谓士矣。”子贡又问:“敢问其次。”曰:“宗族称孝焉,乡党称弟焉。”子贡又问:“敢问其次。”孔子说:“言必信,行必果,硁硁然小人哉!”最差等级的士说话也要讲信用,行为一定果断,哪怕为人固执,“硁硁然小人哉”,但是,说话一定要诚信,说了志于道,就是真志于道,这是士的底线。《论语或问》有人问:“耻恶衣恶食者,其为未免于求饱求安之累者乎?”朱子曰:“此固然也。然求饱与安者,犹有以适乎口体之实也。此则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,特以其不美于观听而自慊(nà)焉。盖其识趣卑凡,又在求饱与安者之下矣。”《论语讲要》上说:读书人既言学道,而又以恶衣恶食为耻,可见其心仍在名利,志实未立,故不足与之谈道。

“士志于道,而耻恶衣恶食者,未足与议也。”这是孔子提出的门槛,什么条件的弟子圣人可与之议道?第一,追求道;第二,不贪图物质享受,否则就没有资格跟谈道。一个人的求索,决定了他的生命的高度,“先立乎其大者,则小者弗能夺也”。这是为什么士要志于道,如果真能确立以道为人生目标,自然不会被衣食所动。

